

T2516/7928(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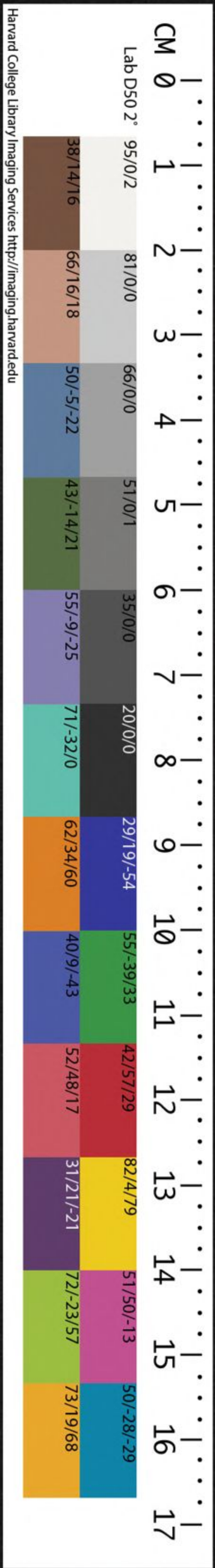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54

南府白梁一止

卷之百十八



史緯卷一百十七

南齊書六

列傳

巴陵王昭秀

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王。明帝
 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
 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東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
 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
 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
 之貴。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竊謂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

畿輔不封
 自是正論
 但啓於齊
 粵復屬迎
 洽逢君



史綱 卷之一百十七
土一出外州詔付尙書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與弟桂陽王昭粲俱見殺身之不保 矧國邑乎

明帝諸子

江夏王寶立明帝第三子也東昏卽位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娶尙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立怨望因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遣使奉寶立爲主寶立斬其使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立密與相應殺平及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分部軍衆乘八擱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立名籍

東昏此事
明帝

帝令燒之曰寶立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立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鄱陽王寶夤明帝第六子也封建安王爲車騎將軍鎮石頭雍州刺史張欣泰起事於新亭前南譙太守王靈秀馳往石頭率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走寶夤逃亾三日乃詣草市市尉以聞帝迎寶夤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不自由帝笑復其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此亦可取

裴叔業

裴叔業聞喜人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登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嶮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奸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建武二年爲徐州刺史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若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豫州刺史永泰元年叔業率東海太守孫令終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兖州去彭城百

二十里僞刺史孟袁拒守叔業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遣軍主蕭瓚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僞廣陵王率軍至瓚拒戰不敵叔業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將劉藻引兵至叔業迎擊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大將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數誅大臣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南兖州刺史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上表辭朝廷

疑其欲反，叔業兄子植颺並爲直閣，慮禍至，棄母奔叔業。言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蕭衍，衍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京師，而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春，詔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蕭懿督軍西討。次小峴，會叔業病死，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虜遣楊大眼率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入洛陽。

崔慧景

崔慧景，清河人。太祖受禪，以慧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世祖卽位，轉司州刺史。高宗建武中，遷度支尙書。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加侍中。帝誅戮將相，慧景自以年宿位重，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授慧景平西將軍，率軍征壽陽。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曰：「此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時江夏王寶立鎮京口，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亾何時。君此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

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恭祖慧景宗人慧景遣人告之恭祖口雖相許心實不同與寅謀爲拒守計及慧景至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嘆息而去中兵叅軍張慶延勸慧景還襲之慧景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繼至遂據其城使覺領兵八千趨京口寶立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失望欲拒之沈佺柳燈曰崔護軍威名旣重相與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蠟燭爲烽火以應覺停二日慧景率大衆濟江奉寶立向京師以覺爲前鋒恭祖

次之慧景爲衆軍節度帝以右衛將軍左興盛督水陸衆軍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據竹里爲數壘相應寶立遣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曰小人奉命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遂射慧景軍因合戰覺所領皆僉楚善戰輕行不火食以數舫載酒肉爲軍糧每見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得食以此饑困元稱欲降佛護不許壘破佛護見殺元稱降慧景至臨沂縣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慧

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噪臨之臺軍驚散左興盛率兵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突進北掖門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東府石頭台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逃淮渚荻舫中慧景亦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柳燈恭祖始貳於慧景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慧景好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豫州刺史蕭懿率

定笑未末
張人

軍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噪稱慶恭祖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自擊義師又不許而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進戰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於東宮掠得女妓覺逼奪之由是忿恨恭祖夜詣臺降衆情離散慧景將腹心數人潛遁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賊衆潰散圍城凡十二日慧景單馬奔蠡浦門人太叔榮之爲戍主慧景投之榮之斬其頭內鮪籃中擔送都恭祖善馬稍氣力絕人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客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

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殺之、覺亾命見執、伏誅、覺弟偃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以為寧朔將軍、偃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江夏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如此、尚弗恤、其餘幾何哉、羣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下之意寒、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幸小民之無識耳、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伏承聖詔、已有褒贈

此臣狂踈之罪也、臣不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恩、而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寔是人臣、先臣奉人君、以為不可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復奉人君、逆人君、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亾與亾、而不為陛下、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知

而不言乃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難，行權無玷，純節令如今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死，猶願陛下獲申先臣。何則？申之則天下伏，不申之則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亦何待陛下屈申以為褒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

人爭為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者也。陛下無以向隅之悲而傷滿堂之樂，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皆同。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僥倖萬一天聽昭然，則沈族燔身，人以為難，臣以為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

優欲雪
父意亦
嘉文殊
似六朝

張欣泰

張欣泰，興世子也。興世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欣泰性和雅，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豈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告世祖，世祖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當處以清貴。」除正員郎。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

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戰必見危。今日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衆所以爲用者，徒利賞逼威耳。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果敗。徙隨王子隆參軍，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典籤密啓之。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負弩射雉，恣情閑放。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恐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媵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告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遣欣泰至城下，具述此意。虜果引退，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

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不足爲武敗則盡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不加賞蕭衍起兵以欣泰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密謀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座斫元嗣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手指皆墮居上踰墻出法珍走還

臺王靈秀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聞事發馳馬入宮與內事必見委因行廢立俄而法珍反閉門上仗不用欣泰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事覺詔收欣泰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死時四十六

文學

丘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亾靈鞠獻挽詩有云

齊可不恨矣

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甚嗟賞，太祖禪讓，使靈鞠掌詔策，兼知國史。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比足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彊切如此，不修威儀，唯取歡適。世祖卽位，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渡江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不治家業，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淵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言達於儉，靈鞠宋世文章甚盛，入齊頗臧。王儉

謂非口角相報復陳疊齋今日正如此可慨

投憤而去於今尚有聯患

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大中大夫，卒。子遲，字範，仕梁，拜中書侍郎，辭，采麗逸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卞彬字士蔚，濟陰人。父延之，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平，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今已投之矣。」卿以勲門而傲國士乎？拂衣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宋末，四貴輔政，袁粲等雖敗，而沈攸之尚存。彬猶以高帝事無所成，謂帝曰：「比聞謠曰：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服者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字也。列管蕭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與高祖當

敗也高帝不荅及彬退笑曰彬自作此後於東宮謁高帝曰
殿下居東府以青溪為鴻溝青溪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
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大忤旨擯廢數年作枯魚賦以喻
意後為南康郡丞好飲酒放浪形骸仕既不遂著蚤蝨蝦蟇
等賦以指斥當世著帛冠十一年不改易或謂曰卿都不持
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為綏建太守卒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
材孫抱為延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抱形體肥壯爽
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曾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
詎央劉雋為晉陵縣爽經途造之殊不相接俄而爽代雋為

縣雋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自稱高晉陵人問其故爽曰劉
雋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有人與爽書告躓云比日守羊困
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耶爽作此荅依然孫抱面皮

丘巨源蘭陵人為南臺御史寧喪還家桂陽王休範以巨源
有文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起復還都
桂陽起兵詔巨源撰符檄事平巨源望封賞不獲與尚書令
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將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
豈虞寂寂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技非殺活所待開勸
小說非剖判所寄然先聲後實軍國舊章固非胥視之倫佐
巫匠之流匹矣昔日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剝而人情更

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膺胡越奉迎新亭者士
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
畏其可論一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刀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雖有緩急
順逆獨斷以決成敗當崩天之勢抗不測之禍其可論二也
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摘翰振藻非爲
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
賢怯不染毫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以羽檄之難必須傑筆羣
賢推能見委則民宜以才賜列其可論三也竊見募賊賞格
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

勇該得是

釋然而吳邁遠伏族誅之罪議罰則操筆大戮而操戈無害
論賞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可論四也且邁遠置辭可
云侵慢放筆出手卽就壘粉民作符檄抵暴罪狀使桂陽得
志民且身首輾裂嬰孩脯膾其可論五也往年戎旅萬有餘
甲可謂衆矣攀龍附麟翻焉雲翔至若民者一介狂夫可謂
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嚴從戎皆是白起操牘遺
書必非魯連耶迅足馳烽旆之機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
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斲遂乃棄之溝間
如蟬如蟻擲之度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
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

不作郡而
作縣令文
士固有僻

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建元元年爲尚書
主客郎除武昌太守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
令沈攸之事起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又望賞與
意常不滿後作秋胡詩譏刺明帝見殺時會稽孔廣孔道以
才學知名廣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不
須來來則莫聽去張緒數巾車詣之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
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道抗直有才藻謝淪遊會稽還父莊
問入東見孔道不爲武陵王東曹掾卒又有虞和少好學居
貧屋漏恐濕讀典乃舒被覆書危坐達旦官至廷尉

約不虛人
如此宋書
何以能生

王智深琅邪人爲太學博士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
載孝武明帝諸褻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二帝事迹不容頓
爾我昔經事宋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記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
曰須卿成書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召見於璿明殿
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勅索其書智深遷
竟陵王參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饑五日不得食掘莧根
食之司空王僧虔分其衣食卒於家
王摛剡人也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之謂之隸

事唯廬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擿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擿操筆便成，辭甚華美。舉坐擊賞，擿命左右抽簾，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擿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儆有寵，兩宮婦弟犯法，儆爲之請，擿投書於地，更鞭四十，儆譖之。明日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擿曰：「是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爲尚書左丞卒。」

陸厥字韓卿，閑之子也。遷後軍參軍。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氣類相推轂。時周顒善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約制。

韻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宋書謝靈運傳後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古今文人多不全了。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闡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音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事，而云斯祕未覩，近於誣矣。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命篇惜於虛實，擿句差其音律。范又曰：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闡與理合，則美詠清吟，辭章調韻，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

言夫思有合離前哲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能無。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自云遺恨。且文非絕技。未免遺恨。辭卽合作。尙有譏彈。君子苛求絕技。使遺恨掩其合作。何如恕於譏彈。使合作畧其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離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爲不知。斯曹陸所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夫以有病爲悔。必知無病之美。引其不合爲恨。將誣相合之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事情而

樂健疏義

緩於章句。事情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離多。義在於斯。必非不解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東都。無妨於咏史。平子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云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音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音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謂此祕未覩者也。夫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

史綱 卷之十一 崔慰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人。父慶緒，爲梁州刺史。及入，慰祖料得
假貸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
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有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
祖未嘗辭，爲始安王行參軍。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
輒辭，非朔望不見也。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省中會集，
行於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人。父慶緒，爲梁州刺史。及入，慰祖料得
假貸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
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有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
祖未嘗辭，爲始安王行參軍。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
輒辭，非朔望不見也。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省中會集，
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酬據精悉，一座稱服。
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價四十五萬。或
者云：寧有減不？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賣四十六
萬，一萬見與如何？慰祖曰：是與君欺人也。少與江祀劉渢善，
及祀爲侍中，常來候之。慰祖不往也。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
城內，時渢爲參軍，謂之曰：卿有老母，何以在此？命門者出之。
慰祖詣闕自首，繫尙方，病卒。年三十五。臨卒，與從弟緯書云：
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麓，可檢寫
之，以存大意。海岱志，可寫數本，付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
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冲之以為踈畧乃更造新法奏之孝武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遷謁者僕射宋武平關中得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太祖輔政使冲之修之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北人索馭麟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於樂遊苑校試馭麟頗差僻乃焚之晉杜預造欵器三改不成竟陵王子良使冲之造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見冲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二器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

其命也

其皆然

里不勞人力子暉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有入神之妙當其精思雷霆不聞也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勉呼之乃悟冲之所改何承天曆時尙未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史臣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逸托辭華曠踈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靈運而出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滛艷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紫紅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末一
種佳

良政

太祖承宋氏奢縱，思振民瘼，爲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正己導民。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垂心治術，杖威善斷，長史犯法，封刃行誅。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十許年中，百姓無鷄鳴犬吠之警，都邑富盛，士女逸樂，歌聲舞節，絃服華粧，粲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間，虜難焱急，征役連歲，軍國從此糜耗矣。齊世吏治，表績無幾，位次遷并，非止郡邑。今

取其清察有迹者，餘隨以附焉。

傅琰，靈州人。泰始六年，爲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父僧祐在縣，有稱琰尤著名。遷尚書右丞，遭母喪，隣居失火，延燒其屋，琰抱柩不動，兩臂已被燎灼，隣人競來赴救，乃得全。太祖以山陰獄訟煩積，除琰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琰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復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世云傅氏有治縣譜，昇平中，遷益州刺史。五年卒，子翽爲吳令，有能名。建康令孫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曰：無

佗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政事自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政事理則物無疑滯。欲不治得乎？時山陰令臨淮劉玄明，政爲天下第一。及黜代爲令，謂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日：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丘寂之，字德玄，烏程人。爲州主簿，刺史王彧出行，夜還前驅。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教，或乃於車中爲之。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寂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嘖之，武康人。性廉直，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尙方。嘆曰：一見天子足

文雖廉何
至如此武
幣責得是

矣。上召問曰：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嘖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譽言日至。上知其無罪，復官入縣界，吏人候之。嘖之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聲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遷都水使者卒，無以殯殮。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乃生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遂不給贈賻。何敬叔，東海人，爲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得米二千餘斛，悉以代貧人輪租。妙。

虞愿字士恭，餘姚人。元嘉末，爲湘東王常侍。明帝立，以蕃國舊人恩遇甚厚，除尚書祠部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入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出，容色不變。少日，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共

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帝終不覺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聖人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賞賜優渥。」遷中書郎。帝寢疾，愿侍醫藥。帝素好逐夷，以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彧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彧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帝食過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請飲酢酒數升，乃消。及疾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而絕。愿出爲晉平太守。前太守與民交關，質其兒婦，愿取還之。立學堂教授。郡出髯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

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之、清徹無隱蔽、後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不待詔、從省步還家、遷廷尉、齊遷宋神主于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有五經論、會稽記、裴昭明、松之之孫也、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

豹皮各一意、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然虎豹雖文、而古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今日所不及、珪璧雖美、而爲用各不同、今宜准經誥、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叅議、加珪璋、虎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爲長沙郡丞、罷、丞、刺史王蒞曰、卿清貧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遷祠部郎、永明三年、使虜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立、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以此惑衆、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建武初、爲安北

烏程可帶
山陰誠在
守人

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
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人曰人生何事聚
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一
經足矣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弟顛少有異操昇
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求外戚譜顛不與遂分籍
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武康人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曰此人方員
可施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曰縣豈不可
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遷廣陵太
守

孔琇之山陰人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
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
縣中震肅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
祖嫌其薄及知琇之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
於上佐使便宜行事遷琇之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
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
食而死孫奐仕梁爲儀曹侍郎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陷
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自又有毛惠素
滎陽人爲少府以清刻取怨勅市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
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

八萬餘，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史臣曰：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必世之仁未及，宣理暮月之治已求成功。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於救過，利在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固非由此。夫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高逸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見之，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王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詣貴郡，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惟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先生還策之日，斲紆清塵，更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偕隱鹿門，或成市華陰，而此索然唯朋松友石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計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

若問廣陵之事，何以荅之？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位青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字孝若，衛將軍江祐薦其才，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山賓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受錢，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之曰：此足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仕梁為國子祭酒。

顧歡字景怡，吳興人，年六七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

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元嘉中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歡曰：可取孝經置病人枕邊，病遂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會稽孔稚珪與歡談鍾會四本，歡曰：夫中理惟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歡以佛道二家學者互相非毀，乃著論曰：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佛教所歸歸在常住，常

住之象。常道孰異。將終賦詩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又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從張永代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能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附之得過。後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度名呼之。次第取食而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終。

劉蚪字靈預。涇陽人。豫章王爲荊州。遣書禮辟蚪。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蚪等修牋荅而不膺。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宗測。宗尙之。庾易劉昭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等荅書有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立。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建武二年。徵國子博士。不就。冬。蚪病卒。其日有白雲徘徊戶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年五十八。

宗測字敬微。少文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

史紀 卷之一百十七
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柏。嶷復遣書請之。測曰。吾縱宕丘壑。久迷人路。今鬚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遂入廬山。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尋山採藥。偶至於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住所。測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欽慕之。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聊以自方耳。測送弟喪還西。留永業寺與

亦不必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尙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遣別駕宗昕致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卒。測善畫。作阮籍遇蘇門圖。及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尙之字敬之。好山澤。微辟不就。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拾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躬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尙。建武三年。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

史紀 卷之一百一十七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
卿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
受之或勸之仕荅曰魚縣馱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
履吉先吾未能景行坐忘何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
世宗人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荅也
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戴安道
舊蹟也欲一觀之乃停數月永欲以爲功曹使人致意麟士
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
飾混池以戴肩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有蹈東海而死不
忍受此黜削也 明末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三年徵爲著作

郎永元二年太子舍人皆不就麟士以讀書爲務恒憑素几
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遭火燒書數千卷年
過八十耳目猶聰明燈火下細書抄寫復成二三千卷時人
以爲養身靜嘿所致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
俗乃自爲終制年八十六卒

徐伯珍東陽人隱九巖山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
壁夜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
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白首
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
惠明亦有道術除奉朝請不就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

縣衆不知所以尋而賊唐寓之破郡。孔祐山陰人，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有鹿中箭來投祐，祐養之，創愈然後去。

孝義

崔懷慎，清河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沒虜，懷慎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仕虜中，遣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沒虜。模子雖居處變常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模邪利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

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得，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多有去就。懷慎因入北，至桑乾，邪利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冰雪徒跣，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以弟在南喪畢，逃歸而弟亦亾。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給其米，永明中卒。

華寶，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父謂之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不忍答。

韓靈敏，剡人也，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亾，家貧無以營喪，兄弟共種苽半畝，朝採苽暮已復生，以此遂辦塋事。又王氏，永

史紀 卷之一百一十七
興人八歲得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妹娥舐其血、左目開、時人稱爲孝感。

朱謙之、錢塘人、年數歲、母亡、假塋田側、族人朱幼方焚之、謙之志懷報仇、遂不婚娶、永明中、刃殺幼方、自繫詣獄、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記室劉璉、司徒左掾張融、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律斷相殺之條、以表法令之制、謙之揮刃報冤、旣申私恩、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德風、豫章王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

之謙之兄選之、又殺憚、有司以聞、世祖赦之、選之少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江夏王參軍。

樂頤、字文德、涇陽人、世居南郡、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願忽思父、涕泣請還、中路果得凶問、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憂也、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爲郢州治中卒、弟預亦有孝行、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哭吐血、數升、官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

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甚愧。建武中爲永世令。卒官有一老嫗擔斛菽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居南郡。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有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高樹垂下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卽差。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晝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仁慈。嘗易衣恐風餓死。乃取置新衣中。遂終身無虱。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泌憂念詣誌公道人。問子琳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殯塋畢。

乃去。尋卒。族人兗州治中亦名泌。世謂泌爲江孝。泌以別之。蕭叡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冰如筋。額下叩頭。血亦成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遂盡食之。卽利血而死。叡明後爲松滋令。母亾。不勝喪而卒。詔贈中書郎。

庾道愍鄆陵人。襁褓時母流漂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旣至去交州尙遠。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

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媪負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道愍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見忤託以已板爲他人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與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淵侍帝自稱下官帝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仕齊爲射聲校尉王虛之廬江人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視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愈墓上橘樹一冬再實咸以爲孝感所致永明中詔榜門蠲其役三世宗元卿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隣里號曰宗曾子又有匡昕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不與俗人交母病亾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人以爲孝感所致

郟縣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其病未愈不令之知小兒疑之曰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甚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而死時建武二年也封延伯勃海人寓居東海延伯好學孝謹垣崇祖爲兗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爲梁郡太守以疾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依海曲者皆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

劉渢南陽人度支郎兄渢爲始安王暹光諮議暹光敗渢靜
坐幕舍渢奔亾及知渢在不肯去渢曰吾爲人吏義不逃死
汝可去無相守同盡渢曰向若不見兄亦欲草間苟免今旣
相見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亂聞之歎曰兄
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渢不應從暹光舉事渢
爲兄死可哀故錄之

辛普明河南人居會稽士人高其行當葬兄皆來賻後至者
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受今已足豈可利
亾者餘贈邪豫章王疑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幸臣

紀僧真建康人少隨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惠開罷益
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僧真方當富
貴我不見也初惠開在益州被圍急有道人謂之曰圍尋解
貴門後方大興無憂也惠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並無異才
政是道成耳僧真志其言惠開卒乃事太祖以閑書題令荅
遠近書疏除南臺御史太祖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皆不荅
僧真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
得默已坐受夷滅耶太祖然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曰
主上雖狂虐而皇基猶固今百口北度未必俱全縱得廣陵
天子目公爲逆將何以避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非萬全

策也。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兵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官軍必勝。」尋啓石頭平，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報荅書疏，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鉄九枚，有篆文，衆莫能識。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建元初，封新陽男，遷尚書主客郎。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如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爲泰山太守，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爲廬。

陵內史卒

劉繼宗，丹陽人。元徽初，爲中書通事舍人。太祖廢蒼梧，呼正直舍人虞整草敕，整醉不能起，乃召繼宗使草諸處分勅，令及四方書疏，皆稱旨。轉步兵校尉。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繼宗啓用，謫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繼宗爲國家得此一城，鬱林卽位，除宣城太守，繼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可讀書經國。」一劉繼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建武二年卒。沈約王融輩固無用，謂經國一劉繼宗已足，可憐可嘆。茹法亮，武康人，爲武帝江州典籤，及卽位，爲中書通事舍人。

史綱 卷之一百一十七
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奸諂爲帝所委信。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爲虛位而已。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啓上籍被邾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逃亾避役。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三吳邾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法亮、文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謂人曰：我雖處尊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男。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不敢往，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子響怒，遣兵破尹畧軍。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勅斷決。軍還，上悔誅子

史不
入

響而法亮親任如舊。大納貨賄，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勝公家苑囿。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綦母珍之爲舍人，所論薦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有空宅，珍之併取之，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至湖熟迎母，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相從者百數。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禱蔣王廟，願得三公封郡王，因自陳

曰臣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濶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奸謀潛構非臣翼衛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又投牒自論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珍之瞋恚進五百戶又不受明帝議誅之乃不敢言帝爲南郡王錢唐杜文謙侍讀除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秉權蕭詵用事文謙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密報周奉叔使靈會殺蕭詵則宮內之兵

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尙書斬錄君兩都伯力耳此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若遲疑不斷錄君稱勅賜死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少日高宗收珍之送廷尉與奉叔文謙同死文謙父曰吾所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徐龍駒本奄人爲東宮齋帥帝卽位以便佞見寵凡諸鄙黷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黃門署令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明帝誅之曹道剛彭城人爲直閣將軍廢帝之日蕭詵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廢帝直後徐僧

亮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亦殺之道剛性質直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射帝呼入華林園令騎馬大賞狎之道剛謂明帝曰主上尚幼左右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請殺之遂殺護及道剛死張融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惟法亮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刃法亮欷歔流涕東昏卽位以爲大司農法亮固辭蓋中書權利之職不樂去也旣而代人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世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後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民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四戶一年人數百萬舍人茹法亮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年可辦百萬蓋約言之也立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乃奏文顯等專擅愆和上雖納之而不能改文顯爲少府卿卒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愛幸新蔡人徐世檟寵信在法珍蟲兒之上爲直閣驍騎將軍凡

史紀 卷之十一
諸殺戮皆世勳贊成之嘗謂法珍蟲兒曰何時天子無要人
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以白帝帝惡之世勳因有異志左
右徐僧重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得畫十餘形
像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衣題云
徐氏皇帝族誅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勅中書
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以
宥賊黨而羣凶不依詔書家富無罪者莫不受戮籍其家產
或謂咺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及
再赦誅戮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帝呼
潘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

癡人

兄其用事者凡三十一人帝與法珍等詣寶慶家帝躬自汲
水助厨人作膳作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輕騎戎服往諸刀
勅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又有奄人王寶孫等十人寶孫
年十四號爲佞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咺之蟲兒之徒亦下
之控制大臣移易詔勅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
莫不懾息梁武平建鄴皆伏誅東昏左右刀勅之徒皆號爲
鬼後群小一時誅滅是其應也

魏虜

宋明帝末年始與魏和好元徽昇明之世魏使歲通齊太祖
建元元年魏主宏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

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軍郁豆眷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之。宏又遣南部尙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堯青界，十萬衆圍胸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巽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滄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萬餘人從淮入海，舩艦夜至，舉火。虜望見，謂南軍大至，一時奔退。永明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與虜戰於淮陽，大破之。初，虜至綠淮，驅畧江北居民，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洌州置二軍。

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虜壽春摧敗，胸山不拔，復於淮陽被破。青徐民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畧，以虜旣摧破，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禪讓。魏晉匡戰，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豈得一揆？是以主上順天應物，虜又問齊主有何功德。僧朗曰：主上少爲宋文皇帝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受顧命。二王阻兵，一麾殄滅。蒼梧敗德，行權廢立。戮力征討，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

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聖主功同呂尚故號等營丘且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世所共聞何傷於義昇明中殷靈誕北使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亾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請爲劉昶司馬及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曰靈誕昔是宋使今乃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遂相忿詈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虜收奉君誅之殞殮僧朗送喪與靈誕等南歸時世祖踐阼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遣驍騎將軍劉纘使虜明年虜使李彪報聘

世祖於玄武湖講武閱水步軍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四年分魏晉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北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爲虜所敗南奔僞遼東公攻舞陰戍主殷公愨破之六年虜遣衆與輔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八年世祖還隔城所俘二千餘人宏議遷都洛京九年遣使李彪蔣少游來聘少游有機巧密令觀宮殿楷式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巧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

令壇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
非通和意不許少。果圖畫而歸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太
和三年道人法秀與荀兒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
鐵鎖籠鎖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穿肉
不入遂穿而狗之三日乃死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
北使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謂其臣下曰
江南多好臣偽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易主江北
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默然世祖於石頭造。三千乘欲步
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宏亦欲南侵於淮淵圍大積芻粟十一
年遣露布言。世祖發揚徐氏丁備。宗北地人支西聚

數千人於長安西山起義秦州人王瘦人應之攻獲偽刺史
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遣使告梁州刺史陰
智伯稱自保壁望朝廷救援宏遣河南王幹。義軍幹大敗
西進至咸陽攻長洛王繆老生大破之老生走。長安智伯
遣軍主席德仁率數千人助支西進向長安會世祖崩宏聞
關中危急乃稱聞喪退師遣使弔國諱令大將楊大眼數萬
人攻西酉等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敷報使其夏虜
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
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其實李陵之後
虜甚諱之有言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元氏宏聞高宗

踐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示威力。是冬，自率大眾分寇豫司。徐梁四州遣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向沙場，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羶行殿容二十人，十應作千鐵騎爲羣，前後相接，牛車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出兵奮擊，虜衆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軍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募人出燒攻城車，虜力竭不能尅。王奐之誅子蕭奔虜，宏以爲南豫州刺史，以妹新城公主妻

之。遣蕭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壅柵三重，并力攻城。城中負楯而立，虜遣三萬餘人攻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告急。王廣之遣軍主蕭衍間道據賢首山城，內見援軍至，出攻虜柵，因風放火，衍等自外擊之，昶蕭棄圍引退，追擊破之。宏別遣尙書盧陽烏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虜設鉤衝攻城百餘日，期殺傷數千人，臺遣軍主桓歷生救之。陽烏退，官軍追擊破之。僞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拒戰，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武都太守杜靈瑗等戰死，懿遣氏人楊元秀起兵仇池，斷

虜運道破虜歷城等戍殺僞尙書辛黑未梁州土豪范疑梁季羣設會請元英謀伏兵殺之事覺英殺季羣疑竄走英亦引去僞荊州刺史薛真度爲房伯玉所破宏怒誓滅南陽郡四年自率軍至南陽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罩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不尅此城誓不還北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此是一罪前歲遣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之此是二罪武帝之亂悉被誅戮初無報効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荅曰承欲見攻期在必尅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

所先蒙武帝所採賜預左右犬馬之恩寧容無感但隆昌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退不負心進不負國前歲薛真度導誘羣氓遂見陵突旣荷國恩聊爾撲掃反已而言應畧此責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遣勇士數人著班衣虎頭帽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射殺之乃過宏三十六軍衆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鼓角吹脣沸地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自向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宏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新野爲何獨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永泰元年

史紀 卷之一百十七
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耶思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
乃死贈梁州刺史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
公期舞陰城主黃瑤起順陽太守席謙並棄城走房伯玉以
城降伯玉清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受明帝知
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
一郡爲馮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
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
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求反汝何爲失計伯玉竟死
虜中宏旣得沔北五郡復破慧景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
而去還洛陽間陳顛達經畧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

破顛達而死謚孝文皇帝子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
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初吳興人沈陵以矢志奔虜
爲東徐州刺史至是率部曲降授徐越二州刺史虜旣得淮
南遣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畧
於建安百餘日城陷虜執景畧以歸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
太守崔士招破之僞咸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氏乞佛馬居謀
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未發馬居曰今若不襲北芒
便可據洛城天子必向北河走桑乾殿下斷河橋爲河南天
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從事發禧欲走渡河而
天雨迷道恪入洛城討禧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尸北

史緯
卷之二十七
芒王肅以疾卒

史緯卷一百十七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八梁書一本紀

武帝

元帝

卷一百十九梁書二列傳

諸子武帝太子統棟

廬陵王續

武陵王紀圓滿

王茂

夏侯詳魚弘 夔

敬帝

簡文帝

南康王績會理 義理

邵陵王綸堅 確

蕭穎胄

曹景宗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張弘策 續

鄭紹叔

呂僧珍

柳惔 惔

韋叡 放

范雲

沈約 王斌

江淹

任昉

謝朓 諲 覽

張稷

馬仙理

馮道根

王瑩

康絢

昌義之

卷一百二十 梁書三列傳

劉坦

樂藹

劉季連

陳伯之

王志

王泰

王峻

王份 銓

張充

蔡搏

宗長沙王懿 業 韶

藻明 猷 永陽王敷

衡陽王暢

臨川王宏 正德

安成王秀 推

南平王偉 恪 恭

鄱陽王恢 範 嗣

始興王憺 暎

吳平侯景 昱

徐勉

傅昭

蕭瑛

陸杲

陸倕

陸襄

殷鈞

裴邃之高之橫

卷一百二十一梁書四列傳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袁昂

陳慶之

蘭欽

王僧孺

劉孝綽諱瑱

王筠

蕭子恪子顯子雲

江革

何敬容

朱异

賀瑛

郭祖深

牟侃

到溉洽

許懋

劉之遴之亨

卷一百二十二梁書五列傳

王規

褚翔

蕭介

傅岐

張嶷

沈浚

祖皓

柳津

江子一

胡僧祐

太宗太子大器

南海王大臨

諸子建平王大球

世子方等

王僧辨

張彪

行滕曇恭

徐普濟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玘

甄恬

韓懷明

庾沙彌

庾子輿

劉靈哲

江紉

劉霽

儒林范縝

司馬筠

崔靈恩

沈峻

皇侃

伏挺

文學庾肩吾

鍾嶸

劉峻顯

謝幾卿

劉勰

劉杳

劉苞

臧嚴

陸雲公

顏協

卷一百二十三梁書六列傳

處何點胤

阮孝緒

陶弘景實誌

劉歊

庾詵

鄧郁

止陶季直

良庾華

沈瑀

丘仲子

孫謙

何遠

方沈僧昭

列衛敬瑜妻

宣城女子

諸扶南

于陀利

中天竺

豫章王綜

侯景

終

史緯卷一百十八

梁書一

唐武康姚思廉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本紀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四傳至皇考順之。外清和而內懷英氣，嘗與齊高帝共登金牛山，路側枯骨縱橫。高帝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凜然動色。皇考知高帝有大志，常相追隨。高帝外討，皇考每為軍副。及北討薛索兒，索兒夜遣人提刀

徑至高帝床，皇考手刃之，爲高帝長史。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威風屹然，坐胡牀南面，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及卽位，封臨湘侯。高帝嘗指皇考謂豫章王嶷曰：非此翁無以致今日。然內相忌，故不居台輔，拜領軍將軍。丹陽尹薨，謚曰懿，帝龍顏虎顧，映日無景。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略，爲衛將軍。王儉祭酒，儉深相器異，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瑗、范雲任昉、陸倕並游焉。號曰八

友。齊武帝不豫，中書王融欲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智小而圖大，吾見其敗也。鬱林失德，齊明帝將爲廢立計，每與帝謀，明帝將徵隨王，恐其不從，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旣無智謀之士，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輩惟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奔馳而至。隨王止須折簡召耳。乃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遂召隨王至都，賜死，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遣劉昶攻司州，以帝爲冠軍將軍，隸左衛將軍王廣之救義陽。衆以魏軍盛，莫敢前。帝請先進，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城中見援兵至，因出軍攻魏柵。帝自外夾擊，魏軍大敗，棄

圍悉師還。除太子中庶子。齊明性猜忌。帝避嫌。常乘折角小
牛車。四年。魏主自率大衆逼雍州。明帝令帝赴援。以崔慧景
總督諸軍。進至鄧城。魏主帥十萬騎奄至。慧景欲退。帝固止
之。不從。魏騎乘之。大敗。帝帥麾下距戰。殺數百人。魏騎退。因
結陣而歸。授雍州刺史。明帝崩。東昏卽位。始安王遙光尚書
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
更直內省。分日帖敕。時稱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等。
號爲八要。高祖謂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况今有六乎。嫌隙若成。自相誅滅。諸弟在都。恐
懼其患。須與郢州圖之。時高祖兄懿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言

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
在內。人欲揣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
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蜂目忍人。豈肯虛坐。積相嫌貳。必大誅
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江祐怯而
無斷。劉瑄弱而不才。蕭坦之胸懷猜忌。徐孝嗣聽人穿鼻。若
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智者見機。不俟終日。今猜防未生。宜
召諸弟。以時聚集。至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湘。雍州
士馬強盛。虎眙以待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爲國除
暴。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不從。高祖
乃迎弟偉。愴至襄陽。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

史紀 卷一百十八
艦之備，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十一月，懿被害，信至高祖，召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謀之。大集僚佐，建牙收兵，得甲士三萬人，馬五千匹，出檀溪，竹木裝艦，旬日大辦。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與蕭穎胄襲襄陽。高祖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因謂將佐曰：「荊州襄陽，唇亡齒寒，自當相應。我若總荆雍之兵，雖韓白重出，不能為謀。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山陽至，荆當即授首。諸君試觀之。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賚書與穎胄兄弟。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心戰為上，兵戰次之。前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此行止有兩封。」

原以天虎
為死間

穎胄兄弟云：「一天虎口具，及問天虎，既無所。妄有所道，天虎是穎胄心膂，必人人生疑，謂穎胄與天虎共隱其事。山陽惑於眾口，必相嫌貳。穎胄無以自明，必從吾計。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聞之，果疑不上。柳忱請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荊州，穎胄斬之，送首於高祖。且曰：「時月未利，須來年二月進兵。」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資糧自竭，舉義興師，藉一時銳氣，頓兵若久，必生悔吝。今太白出西方，天時人謀，動無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竟陵太守曹景宗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為。」

人驅使。此豈善策。高祖曰：若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使功業克建，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三年二月，高祖發襄陽，留弟偉總州府事，移檄京師。至竟陵，命王茂與曹景宗爲前軍。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據石橋浦，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問計，高祖曰：漢口濶不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守魯山，爲郢城犄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茂、景宗濟江，與荊州軍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粟、湘中之兵。連舸繼至，糧食既足，士卒益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江，進頓九里。張冲出軍迎。

戰。茂等邀擊，大破之。荊州遣將軍鄧元起率數千人，會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游過江中，絕郢魯二城通信。張冲死，衆推薛元嗣爲主。三月，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東昏遣將軍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西臺遣衛尉庾闡、文賞、蕭穎胄等議曰：今頓兵兩岸，不取西陽、武昌，定江州機會已失。若請救於魏，猶爲上策。高祖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所經。所以兵厭漢口，連絡數州。今若出軍圍城，又分兵前進，房僧寄必阻沔路，搯吾咽喉，糧運不繼。三軍必至離散。鄧元起欲以

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見機，一酈生足矣。脫距王師，故非三千兵所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守。若守兩城，不減萬人。精儲解是卒，無所出。脫賊各以萬人攻一城，兩城不能相救。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救，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必分兵散衆，自貽其患。大丈夫擁數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示弱於人。彼未必從，徒貽醜聲。此計之下，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無患不捷。恃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進軍武口。高祖命軍主梁天惠據漁湖城。

唐修期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高祖命王茂潛師襲加湖，水涸不通。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鼓噪攻之，賊大潰。子陽竄走郢魯二城，相視奪氣。東昏遣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聲援。高祖謂諸將曰：夫征討先聲，足以奪人，不盡兵威也。今加湖之敗，誰不畏服。陳虎牙伯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必凶懼。九江可傳檄定也。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郢州俱降。郢城之困，男女十餘萬人，疾疫死者十七八。高祖並加隱卹，死者命給棺槨。司部悉平。高祖至尋陽，伯之遂降。軍次蕪湖，豫州刺史申胄棄姑熟走。

乃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屯江寧。東昏遣將軍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大軍次新林，李居士據新亭，燒南岸人居，以開戰場。石頭軍主朱僧勇降。東昏遣將軍王珍國率勁兵十餘萬，列陣於航南。閩人王偃子持白虎幡督軍，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馳擊之，將士殊死戰，無不一當百。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義兵乘之以濟，朱雀諸軍望之皆潰，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徐元瑜以東府降。石頭白下諸軍皆潰。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驅營署文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以其衆降。京口軍主左僧慶、廣陵常僧景、瓜步李叔獻、吳

郡太守蔡夤並帥衆降。十二月，兼衛尉張稷、北齊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於軍。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收嬖妾潘氏及凶黨王咄之等四十一人，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賞將士。宣德皇后臨朝，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高祖侍中。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假黃鉞，揚州刺史，封建安公。高祖入屯閱武堂，大赦天下，滌刑濫役，悉皆蕩除。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二年正月，下令檢尚書衆曹諸諍訟失理及淹停不時施行者。高祖入鎮殿內，下令曰：「孤忝荷大任，務在澄清，思述大帛之美，厲鹿裘之義，解絃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級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

之備一皆禁絕率先卿士准的毗庶非食薄衣請自孤始群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其月有成進位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加九錫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進梁公爵爲王二月丙辰齊帝禪位於梁王卽安姑孰四月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策曰咨爾梁王惟昔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釋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薨適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常蓋欲令歸趣有地

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櫪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旣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啟運二葉重光三聖繼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茫茫九域翦爲仇讐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傾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彝倫攸敘則端冕而協邕熙時艱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流泉幽顯宅心謳訟斯屬夫長人御物爲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遣使

丙寅篡位
已巳弑君
三日之內
耳封王謚
帝欲誹欺
乎

持節兼太保中書監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於是齊豫章王元琳等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卽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乃備法駕卽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封齊帝爲巴陵王禮樂制度皆用齊典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妃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追封兄懿爲長沙王謚曰宣武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已巳巴陵王薨謚爲齊和帝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

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鈞致土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慄若馭朽思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狗私侵漁是務者隨事以聞若蘊竒待價不求聞達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輜軒所屆如朕親覽焉詔有罪人贖有司詳爲條格封謝沐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奉齊祀詔曰商政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是用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其議朝政者投謗木函其申已

枉者投肺石函詔斷遠近上慶禮五月盜夜入南北掖燒神
虎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
王茂爲征南將軍帥衆討之伯之奔魏六月前益州刺史劉
季連據成都反詔中書監王瑩等參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
統爲皇太子二年春正月詔曰朕雖齊居宣室畱心聽斷而
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寃就抑匪惟一方可申救諸州
月一臨訊務在確實以沈約爲尚書左僕射范雲爲右僕射
四月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
卷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斷諸郡縣獻奉惟諸州許
薦任士若非地產亦不得貢以謝朓爲司徒三年春二月魏

陷梁州八月魏陷司州冬十一月詔曰教因時設淳薄異政
刑以世革輕重殊風上失其道罪罟相尋若悉加正法則刑
不勝用並申弘宥則民不知禁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
命今遐邇知禁固犴稍虛可除贖罪之科四年春正月詔曰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存致誠盡懋猶懼不逮而往代多令宮
人縱觀幃宮廣設輜輶耀路屬車豹尾見譏前世非所以昭
格昊天其禁止之辛亥親祠南郊赦天下交州刺史李凱據
州反長史李昶討平之六月立孔子廟冬十月北伐以臨川
王宏都督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王公以下上國租
以助軍資是歲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月陳伯之自壽陽率

衆歸降夏四月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分掌獄事號建康
爲南獄廷尉爲北獄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五月克魏宿
預梁城合肥霍丘朐山等城秋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
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六年春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
非爲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自今祝史
不得爲朕祈福凡諸災害以朕身當之毋及萬姓夏四月右
衛將軍曹景宗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七年冬十月詔
大舉北伐以平北將軍始興王憺率衆入清車騎將軍王茂
率衆向宿豫魏懸瓠鎮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遜降八年春
正月魏鎮東叅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降夏四月魏

禮記止出
蓋車於此
如一見

楚王城主李國興降九年春三月幸國子學講肄詔皇太子
及王侯之子皆入學尚書令史改用士流六月盜殺宣城太
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太守蔡樽討平之十年三月盜殺東莞
琅邪二郡太守鄧晰潛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大
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復朐山城冬十二月山車見於臨城縣
十一年春正月詔自今遷謫之家及罪應質作其老小者停
送三月詔曰朐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掩骼埋
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十二年春二月新作大極
殿爲十三間以象閏六月新作太廟十三年秋八月作浮山
堰十五年秋八月浮山堰壞十六年春正月詔尤貧之家勿

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給并優蠲產子之家夏四月
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織官紋錦禁仙人鳥獸之形郊
廟牲牷皆代以麩時議以宗廟去牲爲不血食上不聽十七
年春正月詔曰夫樂生反始有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
恒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恤之恩
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闕乏自還
莫由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
曠土邑靡游民凡天下之與有流移他境可期半歲悉聽還
本蠲課三年其流寓久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
著土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三老詣

縣占請村內官地令有所託凡坐割盜市埭應被封籍者其
田宅車牛民生之具優量分畱勿盡沒入其商賈富室不得
兼并遁叛之人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制爲條格咸
使聞知秋八月詔兵騶奴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免爲平民
十八年夏四月帝於無礙殿受佛戒赦罪人普通二年正月
辛巳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明祀思隨乾覆布茲亭
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
務令周足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詔置孤
獨園二月辛丑親祠明堂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
間六月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秋七月命大匠卿

裴邃督衆軍北討魏荊州刺史桓叔興降三年夏四月詔公卿百僚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六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封法僧爲宋王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剋獲詔曰廟謨以定王略方舉西昌侯深藻元戎啟行豫章王綜董馭繼邁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三月幸白下巡軍命豫章王綜屯彭城總督衆軍六月豫章王綜奔於魏魏復據彭城七年十一月貴嬪丁氏薨夏侯亶剋壽陽城魏新野太守以郡降大通元年春正月以徐勉爲尚書僕射詔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自今以後可給見錢依時卽出勿令逋緩凡

散失官物並從原宥事涉軍儲不在此例詔流亡者竝聽復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三月輿駕幸同泰寺捨身三日還宮夏五月成景帝剋魏臨潼竹邑冬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降二年夏四月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降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悅竝來奔北青州刺史元世雋南荊州刺史李志皆降冬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降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五月進剋虎牢魏主元子猷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月

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秋九月，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釋御服，披法衣。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三請，乃許。十月，又設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御太極殿，大赦天下。十一月，魏巴州刺史嚴始欣降。二年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以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入洛。幸德陽堂，祖送元悅。三年夏四月，皇太子統薨，謚曰昭明。立統諸子爲王，以皇子綱爲皇太子。詔宗戚有服屬者，並賜鄉亭侯。冬十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十一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訖於十二月。四年春正月，魏南

兗州刺史劉世明降。二月，命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十二月，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奔，封爲河南王。隨所剋土，使自封建。五年二月，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凡七日。夏六月，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邳降。六年，魏始分爲二國。大同元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二年春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治道不明，政用多僻。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

良臣惟聖實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
 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以聞細民有言
 事者咸為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隨
 才擢用勿有所隱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事得失
 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躬有過不能自覺尚
 書可時施行勿致淹緩十二月魏請通和許之三年秋七月
 東魏來聘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臯聘於東魏四年秋七月
 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如來為亂之降也如來真形舍利大赦天下五年春三
 月詔凡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時上言勿得欺隱如使
 怨訟當境任失六年夏四月詔曰命世興王聲稱不朽二賓

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
 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有侵毀作
 兵缺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八月詔曰經國有體
 詢諸卿士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夙夜在公集思議事然後
 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夫放勳之聖猶咨四岳
 人非堯舜何能發言便是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有
 疑事於朝堂叅議然後啟聞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
 典七年十一月停在所役使女丁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恩澤屢加彌長奸盜朕亦知此之為病然不優赦非仁人之
 心凡厥愆耗逋負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先聖之格訓也。凡田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其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十二月交州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奔越州。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反。內史蕭說委郡奔敬躬進攻廬陵。豫章前迫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擒敬躬斬之。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趾僭號署置百官。三月輿駕幸蘭陵謁皇考建寧陵。帝望陵流涕。陵傍有枯泉至是流水香潔。詔曰朕自遺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欵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

閑始獲展敬園陵。深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宜有以慰其心。可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作還舊鄉詩。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夏四月輿駕至自蘭陵。十一年春三月詔曰朕負辰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退食。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內外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條上。當除省以舒民患。詔復開贖罪科。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交州刺史楊暕剋交州。李賁竄入屈獠洞。斬賁傳首京師。交州平。夏四月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是夜同泰寺災。秋七月詔曰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多觸王憲致及父母者年禁執大
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預丙寅
詔曰朝四而暮三衆徂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外間
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用心有
顛倒至於遠方爲害滋甚國有異政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
益民財可通用足陌錢今後百日爲期犯者男子謫運女子
質作太清元年五月辛酉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
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大禮克
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二月白虹貫
日魏司徒侯景請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景爲大將軍封河

南王大行臺承制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
卿以錢一億萬奉贖夏四月輿駕還宮遣司州刺史羊鴉仁
應接侯景未至東魏遣兵攻景景割地求救於西魏方解圍
六月以鄱陽王範總督漢北諸軍事秋七月羊鴉仁入懸瓠
城八月王師北伐以蕭淵明爲大都督以侯景錄行臺尚書
事冬十一月魏將慕容紹宗大敗淵明於寒山淵明被執紹
宗圍潼州陷渦陽進剋豫殷二州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鈞
八月以朱异爲中領軍侯景舉兵反攻馬頭木柵荆山等戍
以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
泰進攻歷陽太守莊欽降之以臨賀王正德都督京師諸軍

屯丹陽郡，景自橫江濟采石，正德率衆附賊，景立正德爲天子。十一月，景至京師，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等。邵陵王綸入援，與賊戰於湖頭，敗績。鄱陽王範遣世子嗣帥衆入援，次於張公洲。十二月，天西北中裂，光出如電，有聲若雷。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並帥軍入援。三年春正月，柳重禮帥衆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戰死。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爲賊所破，死之。二月，侯景遣使求和，帝不許。皇太子固請，乃許之，盟於西華門下。景運東城米歸於石頭，而不解圍，啟求散遣諸軍。皇太子命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帥衆頓於

蘭亭苑，景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三月，羊鴉仁等進軍東府，與賊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矯詔遣石城公大欵解散援軍。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遷梓宮於太極前殿，葬修陵。高祖性淳孝，年六歲，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戚，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荊州，聞訃星馳，不復寢食，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友不復識。每哭輒歐血，絕而復蘇，服內不食米，日進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

灑松草變色及卽位於鍾山造大愛敬寺又於臺內立至敬殿月中再設淨饌每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親燈常至戊夜制撰經義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奉表質疑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等撰五禮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等遞相講述皇太子亦於東宮開講四方郡國趨學向風尤長釋典製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六百卷金冊三十卷天資睿敏下筆成章諸文集凡百二十卷書數占卜樂律騎射莫不精妙

勤於政務每至冬月四夏竟卽把燭看事觸寒執筆手爲皴裂糾奸擿伏洞盡物情哀矜刑獄常涕泣可奏晚年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豆羹糲食而已或遇事擁日移中僂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縣阜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僂斷房室貴妃以下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聲伎非祭祀饗宴未嘗作樂性方正閑居獨處恆理衣冠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對內豎小臣如接大賓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常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於閣下慟哭初齊高帝夢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

如此解筮
似今人卜
卦東北喪
朋豈可受
候景

之答曰順子天監中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
三四中復有西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
年同泰寺災帝見捨手迹愴然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
建鄴之年也八十三歲丙寅四月十四日災自浮屠第三層
起火三者帝昆季之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
履曰無害其由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帝曰西應見
卯金來剋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而何宜前為法事於
是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坐禪不食太清元年
帝捨身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
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祇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千餘

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過百在
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其使適至云此草嘗有紅鳥
居其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會中有男子不知何
許人割肉以飴饑鳥血流徧體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
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帝流遁既甚境內化之
遂至喪亡云南史論曰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
勢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
之業雖曰天命亦惟人謀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作禮樂敦
崇儒雅自江右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為國
之道不可獨任先王文武通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

蕭綜正德
輩是也

陽而帝畱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典刑。綱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創業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及後嗣而敗亡者。有之矣。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致陷窮門之酷。可為深痛至戒者也。

簡文帝綱。字世讚。高帝第三子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秋七月。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大寶元年春正月。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栢仲禮。

沒漢東之地。前江都令祖皓起義襲廣陵。斬賊南兖州刺史董紹先。侯景帥軍攻皓。陷廣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侯景逼帝幸西州。東魏主遜位於齊。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辯率眾攻郢州。邵陵王綸棄州走。至董城。為西魏所殺。侯景自進位相國。漢王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景害南康王會理。任約據西陽。分兵寇南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軍拒約。二年春三月。侯景率眾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進寇巴陵。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辯。胡僧祐擊任約擒之。景宵遁。僧辯進剋郢州。獲賊

帥宋子仙景還京師僧辯軍次湓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城走八月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廢帝爲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爲帝詔以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於永福省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崩年四十九明年三月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

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葬壯陵帝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武帝弗之信面試之帝攬筆立成辭彩甚美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信然矣噐宇寬弘未嘗見喜愠之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須鬢如畫髮長委地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睩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覽不忘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年十一便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所坐之席淚溼盡爛在襄陽拜表伐魏尅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簿部領纖毫必察文學之士賞接不倦雅好賦詩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書五百卷行於世雖在蒙塵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南康王

會理爲賊所害，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涓死此，下復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餽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景尚帝女溧陽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惡之。偉懼見讒，乃勸景廢帝，又勸景行弑，以絕衆心。景從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等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壽？」酒將無盡於此乎？於是儁等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儁進土囊加於腹。王修纂坐上，遂崩。偉撤戶扉爲棺，殯於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

牆垣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而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王偉觀而惡之，即使刮去。

元帝，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侯景陷建鄴，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曰：「吾以帝子之尊，寧假都督之名，藉上台之重，投箋流涕，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侯詔自建鄴至宣，密詔授帝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時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新除雍州刺史張績密報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共襲江陵。」帝遣諮議周弘

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帝怒遣世子方等征譽軍敗死之復遣將軍鮑泉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崩來降譽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尅遣將軍王僧辯代之大寶元年四月尅湘州執河東王譽譽謂守將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僧辯遂斬之岳陽王譽稱藩於魏先是邵陵王綸書至言武帝凶問帝秘之以待湘州之捷至是始命陳瑩報崩問帝哭於正寢二年閏四月侯景襲郢州執刺史世子方諸五月遣王僧辯胡僧祐帥衆擊景軍破之景宵遁僧辯追景所至皆捷進平郢州九月簡文帝崩帝大臨三日百官縞素南平王恪等

奉箋勸進帝不許承聖元年三月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竄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羽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泣血臨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臬條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竝雪永懷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寔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輅未殯承華掩曜梓宮無所

並卽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感
動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
兆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杳然凝邈飛龍可躋而潛躍不定
帝闈云叩而闐閤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越人固執熏丹
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慰功
臣之望光武非中興豈謂紹宗廟之統陛下日角龍顏之姿
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忠爲報主孝
寔感神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袵衣而游
廣城登嶠山而去東土羣臣於何仰訴兆庶奚所歸仁况郊
祀配天壘篚久曠齋宮率祖簠簋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

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凱復彼
都已平宮館雖毀佳氣猶存臯門有伉彤廷四敞斯蓋九州
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
立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輅而旋正寢陛下跡基百
里劔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
然大定御輦東歸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新奏
不從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王棟及其二弟橋穆世祖志也
四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帝遣兼司空蕭泰奉謁
瑩陵修復社廟五月司空南平王恪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
表上尊號帝固辭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等於江陵

市下令赦境內。齊將潘樂攻秦郡。王僧辯帥師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散騎常侍徐陵聘魏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且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騰珠衡。先彰元后。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

文允武。包羅羣藝。歷試諸艱。咸熙庶績。自無妄興。暴皇祚寢。微封豨修蛇。行災中國。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豕。寧謂嚴誅。王莽干剗。非云明罰。青羗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莫莢伺辰。無勞銀箭。

重以東漸玄兔西踰白狼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
跗莠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
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
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辰以承天歷數在
躬疇與爲讓伏承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旋駕金陵方膺
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
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
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絺樸
之誓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
方澤豈不懼與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遂

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木知上德
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
違鄉負俗尙復招三方以事趙說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
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
牢貶館隨勢汗隆瞻闕望鄉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
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恩
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冬十
月湘州刺史王琳來謁執之以子方畧爲湘州刺史琳長史
陸納舉兵反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表三
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卽位於江陵不升

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時有兩日俱見立世子元良為皇太子。陸納破衡州刺史丁道貴，道貴走零陵。進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二年春正月，詔王僧辯討陸納，大破之。湘州平。夏五月，魏將尉遲迥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迥陷益州，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巴人苻昇斬其將公孫晃來降。紀眾潰見殺。八月，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於周，無改舊邦之頌，去魯與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稍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巴峽鼓棹，六軍邁征，九旂揚旆，拜謁塋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

蕭譽借兵於魏又一
袁譚也然
元帝殺譽
實有以致

時宣勒九月，齊遣郭元建頓合肥。冬十一月，僧辯鎮姑孰。十二月，宿豫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三年秋九月，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僕射王褒為執經。初，西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待有闕，魏相宇文泰憾焉，使柱國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蕭譽帥眾會之，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詔續講。徵王僧辯十一月，以胡僧祐為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王褒都督城西南諸軍事，魏軍至柵下。帝猶賦詩不廢。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入援，軍次馬頭。胡僧祐等出戰，敗績。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死。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城陷。

帝見執如蕭譽營甚見詰辱他日謂魏僕射長孫儉曰埋金
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將帝入城帝曰向聊相譎欲言譽
相辱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十二月
徐世譜任約退屯巴陵辛未帝爲魏人所害時年四十七明
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爲元皇帝廟號世祖帝天才英
發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讀曲禮武帝使誦之卽誦上
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武帝自療之遂盲一目及長不
好聲色博極羣書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
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爲布衣交著述辭章行於世
性矯飾多猜忌人有勝已者必加害忌劉之遴才學使人鴟

帝王之學
與經生不
同梁家子
弟空會讀
書耳

之愛書籍既患目疾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在
不休五人各伺一更雖眠熟大斲有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
帝必驚覺加以擯楚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
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留手常曰我雋於文士負於
武夫論者以爲實言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
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距峽口自嶺以南
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武
陵之平議者欲因舟艦還都建鄴宗懔黃羅漢皆楚人不願
移帝及胡僧祐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戶尚書周弘正言都
楚非便宗懔劉懿以爲建鄴王氣已盡於是乃留尋熒惑守

原應都建
鄴何云避

心帝見之慨然謂朝臣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變但吉凶在我
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關人朱買臣按劍曰惟有斬
宗慄黃羅漢以謝天下二人懼退入於人中帝曰曩寔吾意
二臣何罪及魏燒柵買臣謝荅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
帝素不佞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荅仁請扶帝僕射王
褒曰荅仁侯景之黨豈可信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
盡燒之荅仁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授荅仁城內大
都督以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荅仁請入不
得歐血而去遂使王褒請降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
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

一土囊
李贄曰生
金之報也

而城見尅在幽逼求酒飲之賦詩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
春原陵幾樹杏空復感行人梁王答遣尚書傅準進土囊殞
之葬津陽門外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任約後
降於齊將軍裴叢弟機謝荅仁俱見殺汝南王大封尚書左
僕射王褒以下並俘以歸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小
弱者皆殺之帝於技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
艮曰信已至頃之人到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荅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承聖
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五采分明故老泣曰昔
年龍出建康天下大亂今龍復見禍至無日矣江陵有九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栢玄為荊州刺史，乃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入立，後遇元凶之禍，洲還沒。太清末，枝江縣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為江州刺史，魏尅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承制奉迎。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霸先班劍三十人。三月，齊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戰，敗績死之。僧辯出

屯姑孰。四月，陸法和以郢州附齊。七月，僧辯納蕭淵明入建鄴，即位，以帝為皇太子。九月丙午，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淵明奉帝即位。紹泰元年冬十月，以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加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攻信武將軍陳舊於長安，義興太守韋載應之。霸先討韋載，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乘京師無備，舉兵據石頭。反。十一月，齊安州刺史翟之崇等率眾赴任約，霸先平韋載，還京師。十二月，任約等至采石，迎齊援，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於江陵邀擊敗之。約嗣徽奔江西，遂入齊。翟子崇等降，放還北。太平元年春正月，震州刺史杜龕降，賜死。東揚州刺史張

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郟巖二月遣周文育襲會稽彪解圍走若耶村人斬彪傳首京師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命大使巡省齊遣大將蕭軌向梁山霸先遣軍主黃敢逆擊大破之軌退屯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據梁山拒之四月安都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建安公淵明薨齊軍至秣陵故治救周文育還屯方丘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故籬門六月齊軍至立武湖西北霸先大破齊軍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生擒蕭軌徐嗣產等皆誅之九月進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公十二月封劉叡爲汝陰王蕭沈爲巴

陵王奉宋齊後二年春正月詔求孔氏族爲奉聖侯繕廟堂備祀典二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討之文育軍於巴山獲蕭勃僞帥歐陽頎余孝頃棄軍走遣使詣丞相府乞降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蕭勃於始興領軍將軍徐度燒齊船三千艘於合肥夏四月齊遣使請和蕭勃直閤蘭鼓襲殺譚世遠鼓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九月進陳霸先爲相國領太傅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之禮冬十月進陳公爵爲王辛未詔禪位於陳依宋齊故事陳王踐祚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

禪位卽薨
殺也

史紀 卷一百一十八
三
追謚敬皇帝。梁氏四王，共五十六年。史臣魏徵曰：高祖允文允武，多藝多才，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取獨夫如拾遺，布德施惠，悅近來遠，干戈載戢，凡數十年。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慕名好事，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明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惑於聽受，險躁之心，暮年愈甚，開門揖盜，棄好卽仇，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及子孫，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太

宗聰睿過人，詞藻艷麗，然文繁用寡，華而不實。淫靡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元帝以磐石之宗，屬君親之難，不能致命，率先拯溺，救焚乃擁衆，一坐觀時變，未施葬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瓜牙心膂，拘囚蒞臨，不都建業，卽安荆楚。雖元惡克剪，而西鄰責言，不弔昊天，假手敵人，天道人事，其可誣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亾哉。敬帝之時，天歷去矣，焉得不爲遜讓與。

